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吳孝顯

困學紀聞卷十二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

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謏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謏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畧同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内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貧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

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泄冶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

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為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

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録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

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若璩按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即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

與史記畧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强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

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雎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

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
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
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頴謂六國
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
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
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

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若據挾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

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若璩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簒楚為黄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若璩按楚為黄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析别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

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

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若琡按文苑英華作談忠之

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董晉行狀燕將録若璩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

事君予彼知天下之怨朝夕戰死者也故求其同罪
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
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
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
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録曰元和十四年
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恐因說總曰凡
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
天子狩戲向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
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夷兵者抵目而視當
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劉
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
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吴之兵不得一
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
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繞壘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為逐客糅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持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顒歗之臣顔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謐曰
高祖生　若璩按臣瓚以高帝為漢王

年四十二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若璩按秦本紀爲四年此從六國表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

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猾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束蒲高欲

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韋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古歌尚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

非秦有也若璩按秦孝公亦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索隱正義史剡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説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頊帝嚳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録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若璩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

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

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

六年遷說妄也若璩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

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條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

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若璩按竄戎狄者不窋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還言疏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

卒劉歆三統歷以為九年　若璩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説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説若璩按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

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

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書正義

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

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

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

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

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若璩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

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喩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

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若璩

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即紀高后不紀兩少帝宣無因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代大宛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榮陽令稱疾歸乃

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為右内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注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録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宫蒼龍南宫朱鳥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别一星

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

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从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眛之子左傳正義曰

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

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若璩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

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

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

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

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已子云

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

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若璩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魯齋猶作騎墻之見者何與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

始誅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若璩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

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
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
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
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遷之意
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王遂飾
成為此謬亂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
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

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吕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

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寛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茍簡之説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

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

詩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

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

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

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溹鄭氏

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

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

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虢射惠公

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

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為巳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

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若璩按索隱亦辨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項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項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

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皥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讔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緐則舜之

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若璩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

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若璩按此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若璩按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

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若㬠挾衰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輙廁其間如此專恣

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若璩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事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巳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殆莊生鮒魚之辭賈生鵩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灊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

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强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强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

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若璩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殁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譏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齋唐氏曰諸侯櫜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刼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沬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説取

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若璩按何屺瞻曰此

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欲桑劾也錯之門誅也冤矣或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若璩按九當作六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瑑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若璩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

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

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

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

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呂成公曰吾觀汲

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

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若璩按何屺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

之統紀謂荀絶惠王利端謂孟夾潞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孑孑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黄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

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懐宴安不行五載一廵守之制岀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

失稽𢡟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啟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揃元板作翦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

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若璩按魏絳和者北戎非

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𢡊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滿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

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
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
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
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
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
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

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璩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

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

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若璩按戰國策亦是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若璩按甯氏滅於獻公手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

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説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困學紀聞卷十二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黄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

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廵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旁洒淚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

曰行險而順若璩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忮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

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觧甲弛弩使監禄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

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吕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宫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

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覩指而覩歸秋霜降

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

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

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説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

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

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

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君

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

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生

漢書以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頴論之曰王霸之無辨漢世為尤甚儗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寛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薫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若璩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覘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若璩按何屺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絶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以父老約約亦當句絶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宫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

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令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若璩按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

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内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徵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徵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爲異説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若璩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

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

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

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

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若璩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

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

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諂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晝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

媿矣

功臣表靡有孑遺秏矣孟康曰秏音毛顔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秏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

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若璩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郡之美稷乎注可見

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若璩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

之説當信然　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内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

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吴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鮑傳卓茂與孔休蔡勲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

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若璩按漢蘇武傳監上有廄字如淳曰栘園中有馬廄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若璩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

之字也官
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别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眞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作圃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按後漢書作門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毋號萬石嚴嫗秦襲為穎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若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

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

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

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

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

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

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

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

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為秦

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

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紨為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

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

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

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若孫按乖崖張詠號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若璩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顔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按隋地理志館陶縣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度

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録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為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

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顔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虚封非始於建安也若璩按杜佑于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顔師古曰荀悦漢記云令狐茂令漢記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

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蠏報書曰遼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以及鄉人敬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若璩按何屺瞻曰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弱翁不因許伯封事何由得達語一不密不特身危而國家亦被其禍矣宣帝起里閈所倚唯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弑后之謀也從而譏之可謂讀史不熟矣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絶不同

黄霸傳鶡雀顔氏注當為鳻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鳻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宫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若璩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若璩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

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若璩

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寛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為是顔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歴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

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能著鉤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若璩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

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屛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略三卷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厖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禄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

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横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十二